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二

兵部六十二

斥候

下空三字

備邊

塞險

兵部六十二

兵部六十二

兵部六十二

兵部六十二

兵部六十二

兵部六十二

兵部六十二

後周書曰韓果性強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

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諜

者果登高望之所疑慮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果為虞侯

都督每從征行嘗令帶領侯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

又曰達奚武大統初為秦州刺史齊神武趣沙苑太祖復

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

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驚夜者不如法者往

太平御覽 卷三十一
往捷之俱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從破人
諸葛亮兵要曰車已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絕軍前十
里內各案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為部人
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隱蔽之處軍至轉尋高而前第一
見賊轉語後第三第二詣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
但舉幡指百人以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
又曰凡軍行營壘先使腹心及鄉導前覘審知各令候吏
先行定得營地壁立軍分數立四表候視然後移營於又
先使候騎前行持五色旂見溝坑揭黃揭去衢路揭白水
澗揭黑林藪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應之立旗鼓令相聞
見若渡水踰山深邃林藪精驍勇騎搜索數里無聲四周

絕迹高山樹頂令人遠視精兵四向要處防禦然後分兵
前後以為鎮拓乃令輜重老小次步後馬切在整肅防敵
至人馬無聲不失行列險地狹逕亦以部曲鱗次或須環
迴旋轉以後為前以左為右行則魚貫立則鴈行到前止
處遊騎精銳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營一人一步隨
師多少咸表十二辰豎豎六旂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卯酉地
勿令邪僻以朱雀旂豎午地白獸旂豎酉地玄武旂豎子
地青龍旂豎卯地招搖旂豎中央其樵牧飲不得出表外
也

豎宋本誤豎
下同
豎酉地以下豎
字皆不誤

宋本此行二十三字
衛公兵法曰諸營下定事須防禦於營外二十步列隊伏
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謹縱逢雨雪并押隊官並不得離

太平御覽 卷三十一 二

隊每營法五匹馬并鞍轡放飼防有警急即令馳告至夜
 每陣前百步外着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
 更人探聽子細勿令眠睡其晝日諸軍前各亦逐高要處
 安置斥候以視動靜
 又曰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不得高聲唱號
 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鞘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會當營
 界探周而復始擲號錯失便即決罰當軍折衝果毅並押
 鋪宿盡更巡探地近相分付虞候及中軍官人通探都巡
 又曰諸軍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
 次每夜別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弈
 以備非常如有驚急奔馳報軍

又曰令人枕空胡祿卧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
 響見於胡祿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
 又曰諸兵馬既逼賊庭探候事須明深諸營住及營行前
 後及左右廂助上五里著馬兩騎十里更加兩騎十五里
 更加兩騎至三十里一道用人馬十二騎若兵多發引稍
 長助上即是更量加一兩道使令相見其乘馬人每令遙
 相見常接高行各具一方面異旗無賊此賊常卷見賊即
 速展軍營見旗展即知賊至須覓穩處既知賊來得設机
 伏整齊部伍迎前戰其最遠及次遠人須與好馬乘騎不
 然被賊投將

備邊

漢書曰晁錯上言守邊備塞曰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
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
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曠野美草其水則止草
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
業而中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
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
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如救之少發則
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人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
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
擾邊境遣將吏發即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
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態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

顧洞黃云按漢書作母下千家此是元字

以備之其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為居
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
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
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於冬夏衣廩食能自給
而至其亡夫苦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
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
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
則邑里相救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前親戚而利其
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
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憂塞下之民父
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

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實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人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募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彈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宅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立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閑置器物焉民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樂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

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才有禮讓習地形悉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以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則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已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盡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旋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又曰王莽將嚴尤上言曰匈奴為害久矣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

狄之內侵譬蚊蚋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策
漢武帝選將鍊兵約齎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
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國罷耗匈奴亦劔而天下稱
武是為下策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
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
稷是為死策令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
發三十萬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能備
計其道里二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
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
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備十八斛非牛力
不能勝也牛又當齎食加二十斛重地胡沙鹵多乏水草

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其餘糧人
不勝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釜鑊音富薪炭重
不可勝食音倫飲水以音盡四時師有疾病之憂勢不能久
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不能
及幸而逢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
不可必臣伏憂之

又班固論日書云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
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信嘉謀之臣曷
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劉敬音敬呂后時
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晁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
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

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胃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誦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不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法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危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驕倨建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貯戎服親御鞍馬徒大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効矣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

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後利以說其意與盟於天以牢其約實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柰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異於真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與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剋獲而士馬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為質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

質定約和親是雖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首境武畧之臣修障隊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貸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讐信其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當擊之也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感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廷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驚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耶始朝於漢漢議其禮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慌忽無常至亦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

宋本已脫不

宋本已脫侯字

如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應以為不可云盛不忘衰安心思阨遠見識微之明矣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其在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視建議不圖萬世之因而偏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君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中土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修文德遠近之世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於中國殊章服異習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川擁以沙漠天地之所以絕內外

宋本已脫萬

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以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踈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來國則德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被蓋聖人制禦蠻夷之常道也

後漢書曰馬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西于縣交北郡故城在今交州

龍編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也請封溪望海二縣許之

又曰馬援在隴西帝詔武威太守東觀漢記也金悉還金城

客民金城人客婦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

繕城郭起塢候字林曰小城字或作鳴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

中業

又曰杜茂引兵屯晉陽上遣謁者段忠將眾配茂鎮守北

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火又發委論金帛繒絮供給軍

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也

晉書杜預傳曰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

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闡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藉田

建安邊論曰處軍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與常平倉定穀價

較塩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

宋書曰文帝元嘉中每歲為後魏侵境令朝臣博議何承

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畧一日移遠就近以內實地二日浚

復城隍以增阻方三日纂偶車牛以飭戎械四日計丁課

役勿使有闕

唐書曰高祖與與羣群臣言備邊之事將作大匠于筠進曰未

若多造舡艦於五原靈武致置舟師於黃河之中足以斷其

入寇之中路中書侍郎温彥博又進曰昔魏文帝掘長塹

以遏匈奴亦因循其事高祖並從之於是遣將軍葉顯和

塹斷北邊要路又徵江南習水之士更發卒于靈州造戰

舡

塞險

左傳曰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

漢章漢東江楚左司馬沈尹戌謂楚將子常曰子公漢而

與之上下公緣也緣漢上我悉方成外以毀其舟以外方城

吳城舍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三隘子濟漢而伐

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楚大夫武成黑謂子

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大夫

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

塞城口而入城口是獨克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

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三

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吳知不可勝也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難而

逃之將何所入必死之子常違左司馬

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檀利而處糧食

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為之柰何武曰分兵守要

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又無

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

漢書曰匈奴呼韓耶單于來朝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

音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

煌請罷邊備以休天子人民帝下有司議郎中侯應上言

以為不可其略曰自周秦興以來匈奴寇侵甚矣其北邊

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本嘗頓單于依阻其中至孝武帝出

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漠地建塞徼起停隧築外城設

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少安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

驕逆天性也前已罷外城省停隧今纔足以候視通烽火

而已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且中國土建關梁以制諸侯所

以絕臣下之覬愆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坦或因

山巖石木柴疆落溪水卒徙築理功費久遠不可勝計今

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卒有他變障塞破壞停隧滅

絕當更發屯繕理累代之功不可卒復非所以求持至安

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帝納之

蜀志曰曹公使夏侯妙才張郃屯漢中蜀先生進兵漢中

次于陽平關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是定軍勢作營妙才

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妙才軍

斬妙才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

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公至先主欽眾拒險終不交鋒積

日不拔士亡者多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

魏志曰曹爽伐蜀司馬景王同行洛次于興世蜀將王

興上當有漢字宗本已脫

此轉引通典二百五九所引故諱淵稱妙才亦沿未改

顧澗蒼云徒字乃徒字之誤

林夜襲景王營堅卧不動林退景王謂諸將曰費棉已據險拒_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_宜亟及軍_亟以爲圖爽等引還備果馳兵赴三嶺爭險乃得過也_{晉書}曰劉裕討南燕慕容超起召群臣議拒晉師大將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_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_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_策各命守宰依儉_儉自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吾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_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

宋本晉書曰云三另提行

強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鉄馬萬群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其將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_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嶮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從乃令攝苜梁父二_或循城壘簡士馬蓄銳以待之其_中晉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騎五萬進據臨_胸俄而晉師度峴慕容超懼率四萬就段暉等于臨_胸戰敗超奔還廣固宋武圍廣固數月而破燕地悉平

率不當有卒字宋本已脫

後魏書曰遣將伐後燕慕容寶已平并州潞州頻勝寶在中

山引群臣議之中尹符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鬪乘勝而
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為敵宜杜嶮拒
擊書令睦遂曰魏軍多騎師剽銳雖馬上資糧不過旬
月宜令郡縣聚千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
資食既整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
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
以資強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岨拒戰計之上也慕容
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謹守設備待其弊而
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尅進據博
陵魯口諸將覩風而奔郡縣悉降于魏

唐書曰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勢窮竄建德

且北來救諸將及蕭瑀等咸請且退師避之太宗不許曰
世充糧盡糧內外離心我當不勞攻擊坐收其弊而建德新
破海公將驕卒隋今據扼其襟要若賊恃勝冒險爭
鋒吾當破賊若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責彼敗我振足以
臨之一行兩定在於斯舉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
必不能守二賊并力將若之何秦府記室薛收進曰世充
據東都府庫填積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為我所持建德
親總總十餘萬眾來拒王師亦當盡彼驍雄其於速戰若縱
其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積以相資給則伊洛間戰鬪不已
大王今欲親率猛銳先據城臯之險訓兵坐甲當彼疲弊
之衆一戰必尅建德破則世充自下不過數旬二國之君

可面縛麾下蕭瑀等柰何遂請退兵太宗曰善從之留齊
王元吉圍世克親率三千五百人趣武牢守之與戰相持
三十餘日五月建德謀伺官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必將襲
武牢太宗聞之遂牧馬千餘匹於河渚間以誘之詰朝建
德果悉衆而至陣於汜水東太宗候陣久則飢令宇文士
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上賊陣動因而諸軍奮擊之
大潰竟如太宗本策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一

宋本校計共十葉二百八十三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二

兵部六十三

據要

漕運

絕糧道

據要

吳子曰凡行師^越境必審地形審之^知主客之向背地形若不
悉知往必敗矣故軍有所至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
軍士伺其伏兵將必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
也

戰國策曰秦師伐韓圍闕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曆
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
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

宋本先據北
山上者又曰
二字另提行

越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

解關與之圖與音餘

後漢書曰諸將征隗囂為所敗光武令悉軍柁邑未及至

譙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

巡取柁邑漢將馮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

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

境怛快小利怛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後遂欲深入

若得柁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

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遂潛往關城偃旗鼓行巡

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備意卒擊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

奔走追擊十里大破之

蜀志曰諸葛亮出斜谷是時魏將司馬宣王屯渭南郭淮

策亮必爭北源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

人夷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城蜀兵

大至淮遂擊走之

魏志曰諸葛誕胡遵等伐胡公東興吳將諸葛恪率軍拒

之及恪上岸部將丁奉與唐咨呂據據留備贄俱從山西上奉

曰今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令諸使下道

率麾下三千人遙進時風便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塘天寒

雪時魏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

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着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

不為設備奉縱兵破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一十二
晉書曰劉裕率師伐南燕慕容超晉師度峴慕容超懼率卒四萬就其將段暉等于臨朐俱謂其將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以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五樓馳據之龍驤將軍孟龍五領騎居前奔往爭之五樓乃退因而大敗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秦姚興與前秦苻登相持登自六陌向廢橋興乃自將精騎以拒登使將尹緯領步軍據廢橋以抗登困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遣使謂緯曰兵法不戰而警人者蓋謂此也符登窮寇特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尚擾不有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

又曰夏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將王奚聚羗胡三千餘戶于勅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督刀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為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梁史曰宋武帝伐姚泓沈林子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為前鋒從汴入河偽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偽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謂道濟曰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

後周書曰東魏將齊人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源

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周文帝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部將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陣合戰大破之

北史曰安同從道武征姚平於紫壁姚興悉眾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定汾西乘高臨下直至紫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宜截汾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徒滅而不能救

隋書曰文帝初突厥寇蘭州隋將賀婁子幹率眾拒之至可洛城音山與賊相遇賊眾甚盛子幹阻川為營賊軍不

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擊之

唐書曰盛彥師鎮宜陽會李密叛彥師率兵檄之令其眾曰唯我馬首是瞻遂踰洛水入南山令持弓弩者乘高挾路持刀楯者伏於溪谷之間

又令曰待賊半渡而擊之所部皆笑曰賊向洛州何為守此彥師曰吾籌之熟矣李密聲往洛州其實欲南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先入谷口我自後追之路險難以展力吾今先據要害此賊乃臣禽也密果至知有伏乃於山南土彥師邀擊之封葛國公

漕運

孫子曰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得盡知用兵之利故善用

兵者役不再藉糧不再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

足兵甲戰具取用故國之貧於師者遠師踰也遠輸也百姓

姓貧於道轉運千里之外費近師則貴賣貴賣則百姓

虛虛則竭近軍師多非常之賣當時貧費以竭則急於

兵役力屈中原內虛於家兵不運糧盡力於原也百姓

之費十去其七破也公家之用破軍疲馬甲冑弓矢戟楯

於櫓兵牛大車十去其六計較也故智將務食於敵敵一

鍾當吾二十鍾六斛四斗為鍾計千里轉運

吾二十石豆斛一石百二十斤也轉

後漢書曰永平中理呼池石舊河徒都虜至羊腸倉水經

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謂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陰榮季若羊腸傳故以為若今嵐州界羊腸坂是也石白河水名

欲令通漕水運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

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謁者使

監令其事訓考量引括括隱審量也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

宗從之遂罷役其更用輦歲省費憶萬計全活徒士數千

人科又曰第五種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州盜賊群聚高密在

二州之交種乃儲糧糧櫛勤厲吏事賊聞皆憚之

又曰光武即位時軍食急乏寇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

不絕前書音義曰驪駕併駕也輦車人挽行也

又曰昭報朱浮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由吾策其無

穀必東來歸降今度此反互虜世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

是并非字

轉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候麥耳

又曰來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

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

昔趙之將帥多假人高帝懸之以重賞高帝十年陳豨反於趙代其將多賈

可奪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

之

東觀漢記曰來歙征公孫述詔於汧積糴六萬斛馬四百

頭負馱

蜀國志曰諸葛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據武功

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南

晉書載記曰羅尚委城遁李雄遂尅成都于時雄軍飢甚

乃率衆就糴於鄴掘野鼠等食之

晉書曰祖逖伐陳留太子陳川石季龍救之徙陳川還襄

國留留姚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陳同

大城賊從南門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

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疲極而

息於盜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就獲米謂逖士衆豐飽

而胡成飢久益快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文堂以馱千頭運

糧以潰桃豹逖遣韓錢馮鈇等追擊於汧盡獲桃豹宵退

據東燕

唐書曰真元十五年令江淮轉運米每年來宜運二百萬

石已來雖有此命而運米竟不過四十萬石

又曰韋倫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荆襄等道租庸使

會襄州裨將康楚元張加延擁眾為叛克黨萬餘人自稱

楚元王襄州刺史王政棄城遁走加延又南襲破江陵漢

沔饋運阻絕朝廷旰食倫乃調兵駐鄧州界康楚元克黨

有來降必原加賞數日後楚元眾頗怠倫進軍擊之生擒

楚元以獻餘眾悉走收租庸錢物僅二百萬貫並免失墜

又曰元和中鹽鐵使王播進陳許軍琵琶溝運圖先是中

官李重秀奉命視之還言可以通漕至郟城下北潁口水

運千里而近及上覽圖詔韓弘發卒以通汴河於是舡勝

三百石入潁

又曰開成初以王彥威判度支嘗紫宸廷奏曰臣自掌計

司按見管錢帛文簿皆量入以為出使經費必足無所刻

削且百口之家有歲蓄而軍用錢物一切通用悉隨色額

占定終歲之給無毫厘之羨儻臣一旦愚迷欲自欺竊亦

不可得也名曰度支占額圖既而又進供軍國自起至德

乾元之際迄於貞觀元和之初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者

二十有九防禦者四者經畧者三犄角之師犬牙相制大

都通邑無不有兵都記中外各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

凡三百三十五萬以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一兵令

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

數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給衣賜自劉使兵自衣賜之外

顧澗賞云宗本
春當是春字
今校舊書米傳是春
字

其餘四十萬眾仰給度之支伏以時逢理安運屬神聖然而
兵不可弭食哉惟時憂勤之端兵食自功臣謬師邦計度
奉睿圖輒纂事功庶裨聖覽

又曰黃巢既來圍陳郡三百日關東仍歲無耕稼人餓倚
牆壁間賊俘人而食曰殺數千賊有春磨若為巨碓數日
生納人於舊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如是若

又曰秦宗權以蔡州叛所至屠殘人物燔燒郡邑西至關
內東極青齊南出江淮北至衛滑魚爛鳥散人煙斷絕荆
榛蔽野賊既乏食啖人為儲軍士四出則塩死而從

三國典畧曰陳霸先遣錢明領水軍出江寧浦要擊齊人
糧運盡獲其船於是齊軍大餒殺馬驢而食之

又曰以糧運不繼調市人餽軍建康令孔奂以麥屑為飯
用荷葉裹之室信宿之間得數萬裹以給兵士會陳檣遣送
米三千石鴨千頭霸先即炊黍煮鴨誓申一戰計糧分肉
人獲數鬻

絕糧道

漢書曰景帝初吳楚七國反以太尉周亞夫問父絳侯客
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而剽輕不
能久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
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之口塞吳饗式亮道使吳梁
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軍強制其疲極破吳必矣亞夫言
於帝許之遂破吳軍

又曰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元伯升起兵討莽為莽將甄真
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眾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
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度潢渚臨泚水潢音黃阻兩川間
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
三日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晨漢軍
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陣潰遂
斬阜賜

後漢書曰韓遂敗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張温乃遣周慎將三
萬人追討之温叅軍事孫堅堅權之說慎曰賊城中無穀
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
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羗中并力討之則凉州可定也

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還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其運
道慎懼乃棄重而退

又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渡祖授言於紹曰北兵數眾眾
踞而果勁不及南南養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
戰北利在於緩特宜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度
合戰曹公軍不利復壁紹為高檣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
衆大懼曹公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衆號霹靂車紹為
地道欲襲曹公營公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騎兵襲擊
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
北迎運俎授說紹可遣將別為軍與於表以絕曹公之抄紹
復不從瓊宿鳥巢去紹軍四十里紹謀士許攸奔曹公攸

此魏志
劉本字是宋本
作入訛魏志注可證

謂曹公曰孤軍獨守外無求索危急之時也今袁氏輜重
有萬餘兩而無嚴備可輕兵襲之不慮而至燔其積聚不
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乃選精銳馬步乘袁氏旗幟夜銜
枚縛馬口從間道出入負束薪時有問者詒之緒音曰袁
公恐曹操掠後軍兵以益備聞者信之既至輜重圍屯燎
薪火光亘天地破瓊等悉斬之數日紹奔甲而遁
蜀志曰姜維率眾侵魏依維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勾安李
韶等守之聚羌胡質甚寇逼諸郡魏將陳泰禦之泰謂諸
將曰趨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未必
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來救山道險
阻非行兵之地乃使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

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處以稽日月維果
來救出自牛頭與秦相對秦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
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君各堅壘勿與戰自南
度白水循水而東使諸將截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孤懸
遂皆降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遣將劉胤西伐張駿之武
威駿將遣辛璣韓瑛音東拒劉胤也於狄道城韓瑛進度
沃于嶺辛璣曰我搆眾數萬籍玄菟之銳宜速戰以滅之
不尔夕則變生瑛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
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動而不捷為禍更深吾
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積七十餘月

顧謂當玄字
乃玄字之誤

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
瑛之衆十倍於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分兵運糧可謂
天授吾若敗辛巖瑛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
捷當無死馬得還咸奮於是卒騎三千襲巖於沃於嶺大
敗之瑛軍遂潰死者三萬餘人

三國典略曰周王思政固守潁川思政運米數百車欲向
孔城齊大都督破六韓常與洛州刺史可朱渾寶願前後
要襲獲之乃啓于齊王澄曰常自鎮河陽已來頻出關口
大谷二道所有要害莫不知悉請於形勝之處營築城戍
安置士為截其往來彼之咽喉既斷潁城吞滅可期且孔
城以西年穀不稔東道斷絕亦不能存王納其計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一 宗本校計九葉二百三十一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三

兵部六十四

屯田

戍役

屯田

漢書曰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

屯田張掖郡調謂發選之也故吏前為官職者也今其郡

音子亮切朔方張掖並今郡地也

又曰孝宣神爵元年遣后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克

國以擊虜殄滅為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

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糲糒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塩

千六百九十三斛艾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石百一

宗本堂行

按通典此條計字下
及字上是度臨先
東至浩靈羌虜故
田十一字又有音注
雙行二十小字亦不
此處宜二行殆闕此
也

難久不解徃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羗虜易
以計破難用兵猝_{且沒切言倉卒暴疾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
及公田人所未懇可_願願罷騎兵畱弛刑應募及淮
揚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九萬二百八十二人用穀月
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分屯要害處水斛漕下繕鄉亭
_{漕下以水運木理湟陘以西音皇道橋七十所令可至}
而下也繕補也
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_{田事出謂至春人出}至四
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_副
_{也七碎切什二者千為田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
大廢_費令大司農所轉國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
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計之詔曰如將軍之計充國又奏曰

宋本此處宜行

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為以屯田內有亡費之
利外有守禦之備其兵雖罷其見在人畱田為必擒之_俱
其土崩歸得_德宜不_久矣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大獲地利
明年遂破先零也

魏志曰武帝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
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
姓屯田於許下_{今潁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官田數
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又曰廢帝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因欲廣
田積穀為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_{淮自今}
郡項城縣以東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
至今壽春郡也

屯 晉志淮北下

按此條乃引通典屯田
門之文通典引晉書
食貨志之文而此不標
通典誤家上引魏志
或因疑今本魏志鄭文
傳宣王善之下脫此九
十餘字蓋本審也

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
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計都以制四方今三隅
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
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之稻田并水東下
今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木且田且守小豐常收三
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
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
無不尅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此臨淮水自鍾離西南
橫石以西盡泚水泚旁切四百餘里至一營壘六十人且田
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咫二渠上引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
於潁南潁北潁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

鄧艾得作十
二分休常有
四萬人通典二
通鑑魏志同此
分木二字蓋
分休之訛
小魏志通典並
作水

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
南有事大軍出征杭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
害艾所建也

晉書曰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西城去襄陽七百
里每爲邊害羊祜患之以意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
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
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

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修邵信臣遺迹邵信臣所作盧陂

穰縣界時爲激用澶音音諸水以浸田原萬頃分音輿刊

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淮沔
漢達江陵千八百里北無通路又巴兵胡沅湘之會表裏

大正 卷之三十一 二

山川寔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當陽侯乃開楊口起夏水
達巴陵千餘里夏水口在今江陵郡江內瀉長江之險外
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並今郡地南土歌之曰後代無叛由杜翁孰
識增知名與勇功

又曰梁武昭王曷擊玉門以諸臣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
廣田積穀為東伐之資

又曰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
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爲廩太興中
三吳大飢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
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
不甚勞大功剋舉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返江

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
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興百姓二年分稅三
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行也
又曰穆帝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起田
于東陽之石鰲亦作臨淮公私利之

齊書曰高帝勅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
然平殄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汴
委儲卿宜勉之

後魏書曰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書丞李彪上
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人相水陸之宜
料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

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為害也

北史曰後魏刁雍除薄骨律鎮將雍以西土乏雨表求鑿渠溉公私田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骨律等四鎮出車牛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糧道多深沙車牛難阻河水之次造舟水運又以所綰邊表常懼不虞造儲穀置兵備守詔皆從之詔即名此城為刁公城以旌公焉

北齊書曰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瓌芝又議修石龍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防糧足

又曰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晔建議開幽州督亢舊

陂今范陽郡范陽縣界是長城左右營屯田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

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又曰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子使當田五千頃歲終課其所入褒貶

隋書曰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命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隋書曰郭衍授荊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番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

唐書曰竇靜歷并州大總管司馬遷長史于時突厥數為邊患師旅歲興軍糧不屬靜上表請於太原多置屯田以省餽運時議者以人物凋零不宜動衆書奏不省靜復上書辭甚切於是徵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等爭論於殿庭寂等不能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十萬斛高祖善之又曰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為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其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丞前封疆為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內

屯田一類皆錄通典屯田門之文性增書第二條北史隋書第二條王長策秀才文一條唐書一條又條不標通典而重唐書或曰疑今本舊書闕此文故附訂正於此 補廢

簡堪者充據所收斛斗等級為功優諸屯田應用牛之處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不同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疆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即當屯之內有硬有軟亦准此法其稻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得丁牛者所收斛皆准頃畝折除其大麥蕎麥乾蘿蔔等准粟計折斛斗以定等級天寶八年天下屯田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一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八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千八百石隴四十四萬九百二十石後上元中於楚州右謝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玉元長策秀才文曰今農戰不修又儒是競棄本徇末厥弊滋多

不問東二戌役 上宜五字

詩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卒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

又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左傳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日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謀作亂

漢書曰晁錯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也臣聞

秦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卒戍焉非所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地故功未立而天下亂夫起兵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密理謂而性能寒楊粵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悉卒不能其水土死者償於地償也音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也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財擄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無銖兩之報故其禍及已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為天下先唱天下

從之如流水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如飛鳥走獸於廣
 墊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
 胡人之業然令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
 常居者家室田作以為備為之便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渠
蘭石城上雷石也調立城邑每下千家為中周虎落虎落
渠谷鐵蒺藜也也上從其言募從塞下

又曰錯復言臣聞古之從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
 利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
 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
 有一堂二內二內內房也置器物焉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
 之新邑為置醫藥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婚生死

相恤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又曰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
 屯戍未息今復飾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
 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後漢書曰橫野大將軍王常薨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眾
 兵屯北邊築亭候脩烽燧

又曰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人置常山關以東
 又曰二十五年南單于遣子入侍於是雲中五原八郡人
 歸本土邊人在中國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三 宋本校計共七葉一百六十五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四

兵部六十五

輜重

戎車

戰艦

亭障

輜重

上空五字

釋名曰輜厠也謂軍糧什物雜厠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

重後書漢注曰輜車名也

孫子曰使敵不得至者險害之地

攻其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致

故王子曰一犬當萬鼠不敢出

故飽能飢之絕其委

軍而爭利則輜重損

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是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皆悉損棄

以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此三者亡之道也委積芻

之草

史記曰漢王遣將韓信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
陳餘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李左車說陳餘曰韓信涉
西河虜魏王擒夏斂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闢其鋒
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師
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
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萬人從間路絕其輜
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使前不得闖退不得還吾
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日中而韓信之頭可致於
戲音靡下不然必為所擒矣陳餘孺者常稱議兵不用詐謀
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
千里而我亦襲以罷極如公避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

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韓信使人間視知不
用大喜乃敢引兵遂進竟破趙軍

後漢書曰董誥許邯與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
遣兵漢伐漢之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東
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滎陽
與諸將合從

又曰鄧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河東都尉守關不
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

又曰耿弇追張步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也示
弇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東

記曰弇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令部兵各以郡人

史記曰漢王遣將韓信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
陳餘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李左車說陳餘曰韓信涉
西河虜魏王擒夏銳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闢其鋒
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師
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
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萬人從間路絕其輜
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使前不得闖退不得還吾
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日亡而韓信之頭可致於
戲音靡下不然必為所擒矣陳餘孺者常稱議兵不用詐謀
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
千里而我亦襲以罷極如公避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

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韓信使人間視知不
用大喜乃敢引兵遂進竟破趙軍

後漢書曰董訢許邯與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
遣兵漢伐漢之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東
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滎陽
與諸將合從

又曰鄧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河東都尉守關不
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

又曰耿弇追張步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也
弇奔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

記曰弇凡平城陽瑯琊高密膠東萊令部兵各以郡人

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

詣旗下衆向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
晉書曰劉毅追桓玄於崢嶸州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
衆大潰燒輜重夜走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暉
師次潞川燕將慕容評率兵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乃
遣其將郭度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高山因燒評輜
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障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
陵三軍莫有鬪志因而大敗

唐書曰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伐吐蕃仁貴留三萬人
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倍道掩之待封不從仁貴之策領
輜重繼進未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救其前運軍
仰擊

待封敗之待封趨山軍糧及輜重並為賊所掠仁貴遂退

軍

戎車上陸五字

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一乘步卒虎賁三百人與紂戰

于牧野武王伐紂

詩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其八車

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王聖且

禮記曰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

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

擊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

搖上在急繕音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宋本僅存半字

詣旗下衆向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
晉書曰劉毅追桓玄於崢嶸州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
衆大潰燒輜重夜走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暉
師次潞川燕將慕容評率兵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乃
遣其將郭度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高山因燒評輜
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障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
陵三軍莫有鬪志因而大敗

唐書曰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伐吐蕃仁貴留三萬人
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倍道掩之待封不從仁貴之策領
輜重繼進未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救其前運軍仰擊

待封敗之待封趨山軍糧及輜重並為賊所掠仁貴遂退
軍

戎車上登五字

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車一乘步卒二人虎賁三百人與紂戰

于牧野

詩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禮記曰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

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

擊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

搖上在急繕音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宋本僅存半字

左傳曰晉車七百乘鞮鞢鞅絆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也

又曰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行之必可畏也牛雖

睿償於豚上其畏不死乎

又曰楚子會諸侯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少師謂隨侯曰楚

人上左君必左君楚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弗從

戰于速杞隋師敗績闢丹獲其戎車

穀梁曰趙盾長穀五綿地千里

古司馬兵法曰戎車夏曰鈞車先正也鈞設滿望遠近計車量也以立壘正

者什伍殷曰寅車先疾也寅敬也所有旌旗幟所不失周曰元

戎先良也前立伐惡立善之旗所以知善文選曰輕車霆

激驍騎雷驚

戰艦

墨子曰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戰之具謂之鈞拒退則鈞

之進則拒之也

後漢書曰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

輦下江關輦景純曰木竹為之浮於江水上將數萬人乘枋

故置江關舊在景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

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擊破馮駿及田鴻季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荊門虎

牙橫江水起浮橋闌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

兵彭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撓樓千艘並船

船之上施樓撓也不雅曰觸冒而唐突也

晉書曰周訪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結臬打縮軍艦艦周

顧澗著云睿字乃睿字之誤

計字宋本糊塗

文選曰元戎本另提行

訪作長岐棖拒之結舉不為害

又曰劉裕北征廣固領南賊將徐道覆謂其帥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尅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兵艦乃使人伐舡材於南康山偽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即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贛古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大板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無得隱匿者乃并裝之旬日而辦遂舉眾寇南康廬陵豫章郡諸守相皆委任奔走

梁書曰陸納反叛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為元帝所害故立其豫於艦祭以太

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福

又曰王琳大營樓艦將圖儀儀舉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猪故琳戰艦以千數以野猪為名

南史曰梁徐世譜從陸法和與景戰於赤亭湖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舡舡火舡水軍以益軍勢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禽景將任約景退走因隨王僧辨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間賊將宋子仙據城降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

周書庾信傳曰信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麾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軸牙檣

隋書曰楊素數進取陳之計未詳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

錦千段馬二百疋而遣之素居未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
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柏竿並高五十尺容
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餘人乘解
艦等各有差

唐書曰曹王皋性多巧思常為戰艦挾以二輪合蹈之潮
風鼓浪其疾如掛帆席凡造物必省易而為久不可敗性
纖悉每遣人糧肉必令自持衡秤量以致之官置布帛令
縱書其幅而印之絕吏之私易

三國典畧曰梁陸法和多聚兵艦欲襲襄陽寇武關梁主
使止之法和謂使者曰法和是求道之人常不希釋梵天
王坐處豈規人主之位乎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香火因

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令既彼疑是業不可改也
又曰梁陸納叛湘州時造二艦衣以牛皮高十五丈一日
青龍一曰白虎選其驍勇者乘之以戰

魏武軍令船戰令曰雷鼓一通吏士皆嚴再通士伍皆就
船整持櫓棹戰士各持兵器就船各當其所幡鼓各隨將
所載船鼓三通大小戰船以次發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
左前後不得易處違令者斬

通典曰水戰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為
卒一人重米二石其檝棹篙櫓帆席繩索素沉石調度與常
船不殊

又曰樓船能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牕矛

穴置拋軍壘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

又曰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牕總引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速進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

又曰闢艦船上設女牆可高尺牆下開製棹孔舷內五尺又建柵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

又曰走舸舩上立女牆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旗鼓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又曰遊艇無女牆舩上置槳槳音左右隨大小長短四

尺一牀計牀人計及會進至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

又曰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舩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船也

傳玄正都賦曰飛雲鷁首龍舟舟音艨艟水城蜀艇吳航萬艘俱興雲帆齊張懸旆光天征鐸琳瓊凌波汧流星列鴈行

吳都賦曰戎車盈於石城戈石船掩於江湖

亭障上空五字

後漢書曰馬成伐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

顧澗著云後字乃代字之誤

渭橋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陽縣東南河上至安邑前漢書曰

故秦內史帝二年改為河上郡武帝分為左馮翊太原至井陘太原今并州也井陘今屬常山郡常

州也今物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

以成勤微還京師

又曰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王霸

將弛形徒六千餘人與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鳩州懷戎

縣即古也推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晉書曰梁武昭王高修燉煌舊塞東西二國以防北虜之

患築燉煌舊塞西壁二國以威南虜

唐書曰竇靜檢校并州大總管以突厥頽來入寇請斷石

嶺以為障塞詔從之

又曰馬燧奏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二百餘

步上連峻山於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險

易立石種樹以塞之下置二門上設樵槽八日而功畢會

抱王入覲燧與俱來畱京師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

州刺史

又曰李朝晟為邠州刺史奏方渠合道水波皆賊路也請

城地其以備之詔問須兵幾何朝晟奏臣部下兵自可集事

不煩外助復問前築塩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

曰塩州之役成集諸蕃戎盡知之今臣境近虜若大興兵

即蕃戎入寇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

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畢蕃人始知已無可柰何上從之

衡州當云帝工宋本已脫高字當從漢志補

已事軍還至馬嶺吐蕃始乘障數日而退

又曰貞元九年二月將城鹽州詔曰設險守國易象垂文

有備無患先王令典况修復舊制安固封疆按甲息兵必

在於此鹽州地當衝要遠介朔陞東遠寧夏西接靈武密

邈延慶保捍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備無據千里亭障烽

燧不接三偶要害役戍其勤若非興集師徒繕修壁壘設

攻守之具務耕戰之方則封內多虞諸華屢驚由中及外

皆靡寧居深惟末圖豈忘終食顧以薄德至化未孚旣不

能復前古之封致四夷之守與其臨事而重擾豈若先備

而安俾是用弘遠之謀修五原之壘使邊城有守中夏克

寧不有蹙勞敦能求逸宜令左右神策軍及朔方河中絳

此詔載舊唐書杜希全傳安上是即字敦乃安之訛

安上有脫字

孰

邠寧慶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鹽豐綏銀節度都統杜

希全邠寧節度張使獻甫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

綏銀節度使韓潭鄜坊丹延節度使王栖曜振武麟勝節

度使范希朝各於所部簡擇馬步將士合三萬五千人同

赴鹽州左神策將軍張昌宜充右神策將軍鹽州行營節

度使權知鹽州刺史杜彥光充鹽州刺史應所板築及緣

修城雜役等宜共取六千人充其餘將士皆列布營陣戒

嚴殺備明加斥候以警不虞其修城板築攻役將士各賜

絹布有差其鹽州防秋將士三年滿與代更加給賜仍委

杜彥光具名聞奏悉與改轉其防遏將士等畢事便合放

歸仍賜布帛有差其諸軍吏士都賜帛七千疋朕情非為

已悉在靖人咨尔將相之臣忠良之士輸誠奉國陳力忘
勞勉茂功勳永安強場必集兵事實惟衆心各相率勵以
副朕意初貞三年鹽州為吐蕃所陷毀其城而去自是塞
外無保障靈武勢隔西逼鄯坊其為邊患故命城之二旬
而畢又詔兼御史大夫叱于遂統兵五千與兼御史中丞
史履澄杜彥光之衆戍之是役也上念將士之勞厚休度
支供給又詔涇源劍南山南諸軍探討吐蕃以分其力由
是板築之際虜無犯塞者及畢中外咸稱賀焉

又曰范希朝為振武節度使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
凌犯為盜日入匿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悞駭鮮有寧日希
朝周知要害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鼠竊狗

盜必殺無赦戎寇甚憚之

又曰元和中城臨涇源從涇源節度使段祐之請也臨涇
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實險要之鎮從前因循不修常為
犬戎所堡其界有青石嶺嶺多美土軍人耕獲屢為藩寇
掠奪祐請修築議者是非相半祐決城之功畢時方以為
大利

上三國典畧曰齊司從斛律光築吞周平隴定誇三城於境

宋本校計共八卷二百八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四

三國典畧曰晉書曰...

大休...

大天...

知直...

文曰...

益必...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五

一兵部六十六

一營壘

營壘 上至五字

烽燧

京觀

孫子曰絕斥澤唯亟去無留 斥鹹鹵之地水草惡浸洳為

交軍於斥岸之中必依水草背眾樹 不得已與敵戰而會

以乘固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利也 車之而右背高前死

後生也 戰便此處平陸軍也

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士之辱也

左傳曰許伯致師御靡旌摩壘而還

史記曰黃帝修德振兵與神農戰于阪泉之野以師兵為

營衛

漢書曰周亞夫軍於細柳天子入壁門而不得進上曰此真將軍

又曰李陵浚稽山與單于相值可三萬萬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陣前行持弓弩令曰聞金聲而止虜還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知淳曰手千對戰也

弩俱發應絃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後漢書曰岑彭伐蜀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

又曰樊宏王莽末與宗家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

千餘家時赤眉賊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谷穀勞遣

赤眉赤眉長老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必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

又曰第五倫少介烈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儉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眾引疆持滿以拒之

又曰吳漢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驛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

東觀漢記曰龐萌攻蓋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叛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唇齒欲相擊而將軍

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

魏志曰鄧艾每見高山大澤輒規謀度指畫軍營處所時皆笑之

又曰諸葛亮死軍退司馬宣王幸其營壘曰天下奇材也

又曰曹公征馬超與關中軍于謂南為賊衝突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婁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須臾冰堅如鐵石功不達曙百堵所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公從之比明已就

又曰蜀先主劉備東下伐吳魏文帝聞備樹柵連營七百余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為之者為敵所擒此兵忌也縱急不相救

一軍潰則衆心恐矣數日果有備敗書至

晉書曰沮渠蒙遜載記曰改業築西安城以其將臧莫孩

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為之築

非築城池也業不從而俄為呂纂所滅

又曰姚萇破魏褐飛於杏城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

孔中蔣榭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

之矣萇曰少來鬪戰無如此快以一千六百人破三萬衆

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為奇大何足貴

又曰成都王穎憚長沙王義在內遂與河間顒表請誅后

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義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

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將軍假節穎至朝歌每夜

顧謂當云改字乃段字之誤

顧謂當云改字乃段字之誤

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像進軍屯河南阻清水
為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小函盛石沉之以擊橋名曰

石鼈

崔鴻後趙錄曰河瑞元年石勒下冀州郡縣堡壁有保壘百餘至
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

宋書曰宗越善營立陣每數萬人正頓自騎馬前行使軍
人隨其後馬至營合未嘗參差

梁書曰王僧辯陳霸先之破侯景也耀軍于張公洲高旗
巨艦過江蔽日乘潮順流景登石頭城而覩之不悅曰彼

軍上有如是之氣不可易也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進霸
先謂辨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

鏡字宋本糊塗

為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辨然之乃以強弩攻其前
輕銳蹂其後徑衝其中景遂大潰弃城而遁

後周書曰楊猛鎮潼關封邵陽伯邑百七戶俄而潼關不
守猛於善渚谷立柵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

都督武衛將軍仍鎮善者天統三年為竇泰新襲猛脫身
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堡

唐書曰德宗幸奉天李晟赴難李懷光以朔方軍屯咸陽
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功乃奏請晟兵詔令晟將兵合懷

光軍晟引兵至陳陶斜軍壘未周賊出兵來攻晟乃出陣
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死攻之未必克今出穴而欲一

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也懷光恐晟有功乃曰馬未銜枚

士不素飽不若歛兵俟時而發晟乃收軍入壘

又曰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軍至戰于都護府之北

際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岡將士云衆已就安堵

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徙之此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

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

自今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三國典畧曰蕭紀兵次西陵臚舳旌戈翳川曜日護軍陸

法和於硤兩岸築二壘運石填江鐵鑊斷之梁主令法和

壘北斷白鴈城道別立小柵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

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

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

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

和也

博物志曰處士東里愧責禹亂天下事屬退作三城強者

攻弱者守敵者戰城蓋禹始也

太公兵法曰張軍處將必避七舍七殃武王曰何謂七舍

七殃太公曰張軍勿居天社勿居地社勿居虛器勿居宿

死勿居吞害勿居蜚鋒勿居衲泉武王曰何謂天社太公

曰地高而仰者也何謂地社卑而下者也何謂虛氣故敗

邑人莫居之者也何謂衲泉枯

澤無水者也何謂吞害即人所聚五穀處也何謂蜚鋒地

丘鹵禿不生草木也。所謂七舍七殃不張軍處將也。
太白陰經曰：偃月營形象偃月，背背山崗，面陂澤，輪逐山勢，弦隨面直，地窄山狹之所營。

又曰：偃月外營，右置上弦，門中置偃月，門左置下弦，門文選曰：夜薄休屠營。

慮思道從軍行曰：平明偃月屯，右地博，暮魚麗，逐左賢。

烽燧 上空五字

說文曰：烽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也。

漢書音義曰：高臺上作桔槔頭，置堽零以薪草置其中，常懸之。有寇則火然，舉之曰烽。下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烽。廣雅曰：堽零，籠也。

史記曰：周幽王后褒姒好舉烽火，叩賊鼓方喜。王欲后喜，輒詐為之後。犬戎兵至，舉烽火，叩賊鼓，群臣不救。皆曰：王欲后喜耳，遂殺幽王及褒姒。

又曰：魏王與信陵君博，北境舉烽火言寇入界。信陵君曰：臣有客能知趙王陰事，言趙王獵，非寇也。

漢書曰：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火入上郡雲中，烽火通於甘泉。

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伋知盧芳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又曰：馬城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於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廣雅云：堽零，籠也。字當是太。

後漢書曰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度五千人乃移書傍郡求助吏自今虜兵度出五千人請移檄范不聽遂選精兵自率士卒拒之

又曰驃騎大將軍杜茂屯北邊築亭候修烽燧

後周書曰宇文貴性聰敏過目就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

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就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

不嗟伏白獸烽經為商人所燒烽師納貨不言其罪他日

北師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烽何因私放烽師愕然遂

自首伏明察如此

隋書曰突厥染干為隣部戰敗與長孫晟獨以五騎逼夜

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

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突厥雖來本無窻隙若

往投之必相存濟晟其知懷立心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

令速舉烽染于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

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

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于大懼謂

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質以

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

唐書曰元和中京兆尹李鄘奏三原高陵涇陽興平等四

縣共管燠二十八所每年差烽子烽師九百七十五人令

遠近無虞畿內烽燧請停從之

玄女戰經曰諸見舉烽火傳言虜且起欲知審來不以言

顧謂貴此字當作此

者時所加之得陽者不得陰者為來法

晉令曰誤舉烘燧罰金一斤八兩故不舉者弃市

其氏天文占曰權舉烘燧遠近沉浮權四星在轅尾西邊地

驚備烘候相望烽至則舉烘火十丈如今之井枯槁大鍾

其頭若警急燃火放之權重本低則末師人見烽火

吳時緣江戍圖曰每刺姦屯有五兵賊曹一人皆作烽火

有急以光傳之

黃帝出軍决法曰行軍行兵兩烘相要地形不便望見烽

火不得為客

衛公兵法曰烽臺於高山四顧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孤

迥道平地置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准臺高

五丈下闊一丈形圖

又曰諸軍馬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百里以來安置

燿烽如有動靜舉相見其烽並於賊路左側逐要置每二

十里置一應接令遣到軍其遊棄馬騎晝日遊候視

至暮速即分食喫即移十里外止宿慮防賊徒暮間見烟

火夜間掩襲捉將其賊路左右草中着人宿止以聽賊徒

如覺來報烘家舉烽通報軍司如覺十騎以上五騎以下

即放火炬火箭前鋒應訖即滅火若百騎以上二百以下

即放兩炬火准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上五千騎以下即

同放三炬火准前應滅前鋒應訖即赴軍若慮走不到軍

即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烽如以次烽候視不覺其舉火

之烽即須差人急走告知既置燿烽軍內即須應接又置
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烘烽其都烽如見烟火急報大惣管云
某道烟火起大惣管須當嚴備收拾生當遣人遠拓每烘烽
令別奏一人押一道烽令折衝果毅一人都押
度闡楊都賦注曰烽火以置於孤山頭緣江相望或百里
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
權時合暮舉烘於西陵鼓二竟達吳都郡
南徐敬業古意曰甘泉警烘候上谷抵樓蘭
北門行曰羽檄起邊庭烽燧入咸陽
張景陽雜書曰長鉞鳴鞘中烽火烈邊庭
蔡邕徙朔方上書曰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

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章致章闕
蔡謨與弟書曰軍之耳目當用烘鼓烘烽可遙見鼓可遙聞
須臾百里

京觀

左傳曰丙辰楚軍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

築武軍營而收晉屍以為京觀臣聞剋敵必視子孫以無

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

頌曰載戢干戈載櫜秦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古者明王

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懲淫

慝大魚喻不義積屍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又曰齊侯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

榮庭戍郟邵封少水樹以晉屬於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
崔鴻夏錄曰赫運勃勃大破南掠殺衆數萬以人頭爲京
觀號曰髑髏臺
梁書曰天殲醜類宜爲京觀用旌武功

宋本校計共八葉一百九十三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六

兵部六十七

攻具上

上至五字

詩曰帝謂文王詢爾尔仇化方同爾尔兄弟以爾尔鉤援與爾尔臨衝

以伐崇墉毛萇曰仇也也鉤也梯所以鉤引

左傳曰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之以獻於楚楚

使子反其言三而後許登諸樓車所謂使呼宋人而告遂

致其君命楚子舍之以歸

春秋感精符曰齊晉並爭吳楚更謀不守諸侯之節競行

天子之事作衡車厲武將輪有刃衡者劔以相振懼宋均

階敵之車也輪有鑿輪着刃衡馬軛也

太平御覽

卷第三百三十六

九

後漢書曰王尋王邑攻光武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

堅今假號者在宛丞丞進大兵紀力勉彼必奔走宛敗昆陽

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得生以見責讓

翟義字文仲方進少子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惡之乃

立東平雲子義自號柱天大將軍以誅莽乃使孫建王邑

等將兵擊義破之義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

耶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雲車即樓車稱

以望敵猶墨子械云瞰臨城中日視旗幟蔽地廣雅曰埃塵

連天鈺鼓之聲聞數百里說文曰鈺或為地道衝輞撞城

衡撞車也詩臨衝開關詩慎曰輞樓車也輞步耕切

又曰黃巾賊起盧植征之連戰破賊張角等走保廣宗植

築圍鑿塹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

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

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緩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

袁山松後漢書曰朱雋擊黃巾賊趙弘於南陽斬之賊復

以韓忠為帥雋兵力少不能急攻乃先起土山以臨之因

偽修攻具曜兵於西南雋身自被甲將精卒乘其東北遂

得入城忠乞降

東觀漢記曰初王莽之遣王尋王邑也欲盛威武以震山

東兵甲衝輞千戈旌旗戰攻之具甚盛後尋邑環昆陽城

作營圍之數重雲車十餘丈文瞰城中或為地突突或衝車撞

城積弩射城中矢如雨下城中負戶而汲

又曰伯升作攻城闢車上曰兵法但有所圖畫者不可用

顧謂嘗云甲上
宋本已脫

慎

伯升遂作後有司馬犯軍令當斬坐闢車上

又曰隗囂破後有五谿六種寇侵見便鈔掠退阻營塹來

歛乃大治攻具衝車度塹遂與五谿戰大破之

又曰吳漢嘗獨厲吏士治兵事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

言方修攻具上曰吳公隱若一敵國矣

魏志曰太祖戰不利復壁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太

祖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為道地欲襲太祖營太祖

輒於內為塹以拒之

魚豢魏略曰郝昭字伯道守陳倉城為諸葛亮所圍起雲

梯衝車以臨城昭火箭逆射其雲梯梯上之人皆燒死

又曰衝山王賜謀反使枚赫陳善作駟車

顧澗賞云按此係是漢書非魏略也當有錯誤宋本已如此

又曰膠東康王寄作樓車戰具以備淮南事及漢治淮南事連寄寄發病死

蕭昭吳書曰督將張異攻麻屯敗使將王告作臨車雲梯

剋日攻拔之

又曰魏遣曹真夏尚等到江陵連屯圍城攻擊甚急真等

起土山鑿地突樓櫓臨城征北將軍朱然在城中晏然無

恐隨形勢立備巧不得施

張勃吳錄曰黃武二年曹休令臧霜以輕舡敢死萬人襲

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

王隱晉書曰宣帝討公孫淵至襄平遂圍之起土山地道

修櫓鉤撞發石雨下晝夜攻之斬傳其首

顧澗賞云霜乃霜字之誤

又曰諸葛誕反淮南孟康王墓曰宜作土山歛諸侯材板簿櫓以為攻具

又曰段匹碑所立代郡太守薛辟閭嵩與劉琨鴈門太守王處後軍謀殺碑奉琨密作攻具欲夜襲碑碑兒強取處女為妾遂以攻具告碑碑遂斬王處辟閭嵩及其徒黨

王詔之晉記曰宋王圍慕容超張環巧思絕人使為攻具城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超黨震懾城內知亡矣

晉起居注曰徐道霸蟻聚堅城因山固守今董率諸軍圍塹四合高撞雲梯王方並攻即日登城斬徐道霸以釁鉦鼓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吳王皓聞師之將興也乃使劉恪

守牛渚使張悌造攻車於戲場

又曰劉裕攻南燕得燕人張綱治攻具既成設飛橋懸梯被以牛皮火石不能害攻城之士得肆力焉

和范漢趙記曰麟嘉三年太子桀桀討趙同郭默於洛陽默使耿稚等夜北渡河襲太子營飛梯騰柵而入太子勒兵於東北穿柵而去

又曰光初二年石勒召幽冀之衆十餘萬人造攻車飛梯攻平陽小城今上遣騎萬五千曳柴揚塵曠於山谷尋汾州向平陽內外擊之勒師潰

高閭燕志曰光始五年春慕容燕燕與符后征高麗至遼東為衝車馳道以攻之

顧澗蒼云綠字當是經

崔鴻前涼錄曰麻秋晉攻抱罕為塹數重雲梯拋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亦起雲梯拋車穿地以應之秋衆傷數萬崔鴻後涼錄曰將軍竇苟從呂光攻龜茲每登雲梯入地道墜落蘇而復上

車頻秦書曰苟長圍襄陽作飛雲車攻城剋之

沈約宋書曰竟陵王誕據廣陵反世祖使慶之塞塹造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慶之官以激之自四月至於七月乃屠城斬誕又曰元嘉二十七年虜主佛狸遂城圍懸轆行汝南郡事廣陵陳憲嬰城自守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負尸以汲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為大鈞施之衝車

端以牽樓作蝦蟆車以填塹憲督厲將士固女牆而戰賊死者死與城等

又曰偽燕主慕容超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自長安返太山守中宣執送之綱有巧思先是帝脩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為也及至升諸樓車以示之故城內莫不失色超既求救不獲綱反見虜乃求稱藩割大峴為界獻馬千疋不聽

又曰十月張綱脩攻具成設飛樓懸梯木慢板屋冠以皮弓矢用之劉毅遣上黨太守趙恢以千餘人來援帝夜潛遣軍會之明旦恢衆五千方道而進每晉使將到輒復如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

孫嚴嚴宋書曰柳元景等北討諸軍攻具進兵城下偽弘農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車固諸軍鼓噪陵城衝車四臨數道俱攻先登生擒李初古拔

沈休文宋書曰晉安王子勳反以殷琰督豫州刺史大宋遣輔國將軍劉劬用草茅苞土擲以塞塹城內以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然後土續至塹便欲滿隊主趙法進計以鐵之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然劬乃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戶曹參軍虞挹之造拋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

宋起居注曰劉道符露板曰七月二十日部率衆車虎士攻城鉤車至城東南樓下逆賊程天祚等道窮數迫仍乞

降附

齊書曰殷琰反帝遣輔國將軍劉劬西討之築長圍創攻道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百人推以塞

塹琰乃始降

三國典略曰侯景作尖項木驢攻城石不能破也羊品炬佩

作雉尾矩灌以膏蠟取擲焚之乃退

梁書曰侯景為曲項木驢攻城矢石不能制羊侃作短尾

炬施鐵鏟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

山以臨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又作

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

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

宋本此行廿三字

大正...

卷三十三

六

顧潤言云短當是雉

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也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當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

隋書曰遼東之役何稠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製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與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各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

是歲加金紫光祿大夫

唐書曰姜確為交河道行軍副總管率衆數千先大軍出

伊吾柳城谷依山採木造攻城器械其地有班超紀功

碑確磨去其文刊頌國功而去

陶公故事曰臣侃言郭默狂狡肆行凶虐負阻城險用稽

天誅城土山陵其城樓櫓攻具備設

宋先朝故事曰慕容超大軍桓遵於城歸順高祖使遵等

攻城撞車築長圍高三丈外三重塹

周遷輿服雜事曰犢韞今之撞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權之

至敵城下

又曰漢世祖造大戰車駕數牛上設樓櫓置疆塞之外以

拒匈奴

酈善長水經注曰交州刺史擅和之軍次區粟進逼城飛梯雲橋懸樓登壘鉦鼓大作風烈火颺城摧眾陷斬區粟王范扶龍首十五已上坑截無赦

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大器攻圍邑有橫楹臨衝城中則有雲梯飛樓

又曰凡三軍行師令眾旦則有雲梯遠望夜則有雲火萬炬

又曰武王寢疾十日太公負王乃駕驚寘之車周旦為御至于孟津大黃參連弩大才扶耳車並戰飛鳧赤塗白羽

雷影青莖赤羽以銅為首副也晝則為光夜則為星方頭鐵鉗重八斤亦軍備也大柯斧

重八斤一名行馬廣二丈渡溝飛橋廣五尺轉開天虹名

天橫以齊鷹爪方函鐵把柄長七尺天陣日月斗柄杓一此為

地陣丘陵水泉有左人陣文武積楹臨衝雲梯飛樓

視城中也武衝大櫓三軍所須雲火萬炬以防吹鳴籥振萬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何以安

之太公曰不須兵器可以守國耒耜是其弓弩鋤杷是其

矛戟鑿笠是其堯鑿鑠斧是其攻具

太公覆車法曰諸出軍行將屯營置陳必法天文圖法

北辰為上將角為衝車警為鐵鉞敵當衝車者敗當鐵鉞

者亂

又曰請出軍行將屯守攻陳設壇祠禱戎器血塗金鼓神

攻具必以斗加四季特令朱雀所居神與今日日上神王相而剋

莊子曰梁麗可衝城不可以寶^室完言殊器也

墨子曰備衝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六尺令有力者斬之

又曰墨子自齊至郢見楚王楚王曰公輸般為我雲梯取宋矣墨子乃見公輸般解帶為城以襟為械公輸九設攻城之具機變墨子九拒之械盡墨子禦餘公輸屈曰吾知拒子矣

墨子曰子不過欲殺臣臣之弟子禽滑^殺三百人已持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矣

顧潤蒼云宋本誤提行

又曰禽子問雲梯既施而為之墨柰何墨子曰雲梯者重器也矢石沙灰以兩之薪火湯水以濟之如此則雲梯之

功敗^{尹子又載般為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請獻十金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

傳子序馬鈞曰鈞石車敵人於樹邊懸濕牛皮中之則墮

石不能連屬而欲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

懸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輪^車懸甌數十飛之

數百步矣

曹植征東賦曰循櫓於清流汎雲梯而容與禽元帥于中

舟振靈威於東野

陳琳武軍賦序曰迴天軍於易水之陽以討瓚焉鴻溝叅

周鹿旅十里荐之以棘為建修櫛于青霄竈深隧下三泉

書鈔一百六引王隱晉記曰扶風馬鈞為博士見諸書曰完發時車云云本如是則與此略同彼此互證則此石車上疑脫見諸首句亮發五字被發時為發石之謫魏志杜夔傳注所引可證

顧澗賞云激上跌一字宋本已脫

飛雲梯衡神鈎之具不在吳孫之篇三畧六韜之術者凡數十事秘莫得聞也乃作武軍日鈎車轆轤九牛轉牽雷響激折櫓倒垣其攻也則飛梯行臨雲閣虛構構上通紫電電下過三壚壚繁欽為史叔良良作移陵陵零檄日金鼓震天丹旗曜野巨堙既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六

宋本空四行

宋本校共八葉一百九十九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七
兵部六十八

攻具下
一 籠槍
二 七
三 旛
四 鹿角

攻具下 上堂六字

通典衛公兵法攻城戰具篇曰作四輪車上以繩為脊生牛皮蒙下可藏十人填隍推土回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橫楹車凡力有餘者攻先絕諸國

少攻而勿圍糧少而人多圍而勿攻

又曰以大木為牀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枕枕相去三尺勢微曲迤牙相檢飛於雲間以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七

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
又曰大木為牀牀下安四獨輪床上建雙陛陛間橫括中立獨
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為準竿首以窠
盛石大小多少隨力所制人挽其端投之其推轉逐便而
用之亦可埋脚著地而用其旋風四脚亦隨事而用之謂
之拋車
又曰作轉軸車車上定十二石弩以鐵鈎繩連轉車行軸
轉引弩持滿弦椎牙上弩為七衢中衢大箭一鏃刃長七
寸廣五寸箭籥長三尺圍五寸以鐵鏃音為羽左右各三
箭次小於中箭其牙一發諸箭齊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
無不摧擯音樓櫓亦顛墜謂之車弩

又曰以木為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闊而上
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蔽其下昇直抵
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用攻其城謂之尖頭木驢
又曰於城下起土為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合之壘道
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
者王山則孫子所謂距闕鑿地為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
積薪於柱間而燒之柱折城摧謂之地道
又曰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
首以歸城窺中版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車
可進退圍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即
今之版屋也以版為擲立桔槔於四輪車上懸幔通城堞

間使趨捷太使趨白陰經曰蟻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謂之木慢

又守城篇曰禽滑釐問墨翟守城之具墨翟答以五六十事皆煩冗不便於用其後韋孝規守晉州羊侃守臺城皆約封胡子伎巧之術法古不妙非今之用也今迷所便於事

者如後渭浚湟增城懸門懸板為重門也

又曰突門於城中對敵營自鑿城內為閤門多少臨事令

五六寸勿穿武或於中夜或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

門躍出擊其無備其不意

又曰塗扇以泥塗城門扇厚可三寸備火

又曰鑿門為敵所逼門先自鑿門扇為數十孔出強弩射

之長矛刺之則敵不得近門

又曰塗棧以泥塗門上木棧厚可五寸備火

又曰轉關橋一梁為橋梁端着橫括去其橋轉人馬不得

渡皆傾水秦用此橋而殺燕丹

又曰積石備拋石大小隨事

又曰樓櫓却敵上建候樓以板為之跳出為櫓離戰隔於

女牆上跳出椽去牆三尺內着橫括椽端安轄以荆柳編

為之長一丈闊五尺懸椽端用遮矢石

又曰布幔以復布為幔以弱竿懸挂於女牆外去牆外七

八尺以折拋石之勢矢石不復及牆

又曰木弩以黃連桑柘為弩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梢

二寸以絞車張之大矢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
又曰驚炬尾縛蒿草為炬尾分為兩歧如驚尾狀以油臈
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便騎木驢而燒之

又曰松明以木明燒之夜以鐵鑲繩下巡城照敵人乘城
而上

又曰脂油燭炬燃燈秉燭於城中四衢要路門戶晨夜不
得絕明用備非常

又曰行爐融鉄汁爐昇行於城上以灑敵人

又曰遊火以鉄筐盛火加脂蠟騰鉄鑲懸繩下燒穴中孔城

人

又曰灰越糠粃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眯敵人目因以鉄汁

灑之

又曰連棒如打禾連枷狀用打女牆外上城敵人

又曰杈竿如槍刃為兩歧用杈飛梯及人

又曰鈎竿如槍刃兩旁有曲刃可以鈎搭

又曰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安火車中囊敗火盛

又曰天井敵攻城為地道來乃自於城道上直下穿井
以邀之積薪安井中以火薰之敵人自焦灼

又曰地聽於城內八方穿鑿井各深二丈令頭覆戴新瓮

於井中坐聽則城外百步之內有孔城地道者並聲聞瓮

中而辯知方所近遠矣

又曰鉄筴杖狀如鐵蒺藜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馬

又曰陷馬坑坑長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槍竹
籤其坑十字相交狀如鈎鑊以覆芻草蒿木加之土種草
實令生苗蒙覆其上軍城營壘要路皆設之衛公兵法曰坑如亞中相

連以草及細塵覆其上

又曰拒馬槍以木徑一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從橫安括
長一丈銳其端可以塞城門要路巷人馬不得奔馳

又曰木柵為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

土本柱版條乃建立木柵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複

彌縫其闕內重加短木為閣道柱外重長出四尺為女牆

皆泥塗之內七尺又立閣道內柱上布板木為棧立欄竿

行於柵上懸門擁墻壕塹拒馬方守一如城壘法

太白陰經曰蜀鑊鐵鑿蜀鑊短柄鑊也鐵鑿鑿金井鑿城也

檜 上字五字

許貞說文曰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為機以拒敵也從方

會聲衣一云從

左傳曰周桓王伐鄭鄭為三拒命二拒曰檜動而鼓注曰

檜旗地執以為號令

魏武本記曰上與袁紹軍於官渡賊射營中行著皆被甲

眾皆恐上令傳言檜動而鼓

說文曰檜發石車也乃造發石車擊紹檜一日盡壞紹眾

號之辟礮車

沈懷文宋侍中趙倫之碑曰君戮力以致誠吐規以會機

舊本書鈔二百二十六引作上念此誤

顧潤管云宋本誤

書鈔引作魏志今本魏志無此
文惟見宋注引
魏氏春秋此引
魏武本紀然本
紀隋志自為一
書兩唐志同御
覽引用書目亦
有之則非轉引
矣書鈔志注所引

一鼓則寇騎雲徹槍動則敵氣霧消

鹿角 上至五字

袁曄漢獻帝春秋曰楊州刺史劉馥上言荊州牧劉表與會稽太守孫權謀襲京城遂塹許設鹿角砦

王沈魏書曰李通拜汝南太守劉備與周瑜圖曹仁於江陵與諸將擊之通親下馬入圍拔鹿角勇冠諸將軍

魚豢魏略曰夏侯霸字仲權為偏將軍大和中有長安及子午之後霸占為前鋒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

關手戰鹿角間賴救然後解魏志曰徐晃討關羽於楚羽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擊之退走遂追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魏太祖令曰賊

為塹鹿角十里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

虞溥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甘寧拔曹公鹿角踰壘而入斬數十人

王隱晉書曰馬隆為武威太守之郡作八陣圖地廣則鹿角車營進攻則木屋抱輪並戰並前虜弗能逼

于寶晉紀曰曹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為鹿角砦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

習鑿齒漢晉陽秋曰曹芳謁曹叡墓於大石山曹爽兄弟皆從於是司馬懿閉四城遂於太尉蔣濟俱屯於洛水南

浮橋奏罷爽兄弟不知所為芳還宿伊水南發屯田數千

...

人樹鹿角為營

晉惠帝起居注曰王浚乘勝追石超軍於丘丘超持重不

與戰以鹿角為營

一云以鹿角步安立營

晉起居注曰義熙六年築壘起城于祖浦石頭城施鹿角

以禦御盧循

司馬彪戰畧曰遼東太守公孫淵反明帝召太尉司馬討

之軍到襄平公圍之北面東面有圍不合連車置水中積

石鎮其上以鹿角塞之

魏武帝表曰臣前遣討河內獲嘉之屯獲生口辭云河內

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諸屯皆云鹿角不須守吾使狗為汝

守不從其言者即夜聞有軍兵聲明日視屯下但見虎跡

臣輒部武猛都尉呂納將兵掩捉得生輒行軍法

諸葛亮教曰前到武都一日鹿角壞刀斧千餘枚賴賊已

走若未走無所復用

晉宣帝教曰今日當將作四千人東為三軍作營塹壘又

當將斧三百枚破樹木作鹿角塞諸郵漏處

諸葛亮軍令曰敵以來進持鹿角兵悉却在連衝後敵已

附鹿角裏兵但得進踞以矛戟刺之不得起住起住妨弩

魏武軍策令曰夏侯淵今月賊燒却鹿角鹿角去本營十

五里淵將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補之賊山上望見從谷

中卒出淵使兵與鬪賊遂繞出其後兵退而淵未至甚可

傷淵本非能用兵也軍中呼為白地將軍為督帥尚不當

親戰况補鹿角乎

王曠與楊州論討陳敏計曰賊今下屯固橫江

又云復據烏江皆塹壘彭排鹿角步安嚴峻以襲歷陽諸

軍辛晒洛戍時與桓郎戕曰桓桓武今下官將千二百人

奄襲營值天洪雨器伏沾濕塹廣深丈餘鹿角五重樓櫓

嚴設自四更三唱攻逼至小食時不尅

籛槍

張揖廣雅曰統謂之籛槍籛音

服虔通俗文曰剡菁傷盜謂之槍何承天纂文曰籛籛音籛

槍也

謝靈運自理表曰星言奔馳歸滑骨陛下及經山陰也方衛

彭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

宋起居注曰泰始二年有司奏賊帥劉胡等從南城蘭道

馬步萬餘人樹排槍陌山從東五道直來攻營

杜預秦州軍事曰臣嘗聞邊人說虜專以騎為寇穿塹不

如作馬埒馬埒法坑方三尺錯平穿之虜騎非下馬平治

則終不得入又其外蹊要路亦可隨作塢施槍著埒中訖薄

覆其上如此則虜當築地而行不敢輒往來也

蔡謨與何驃騎書曰公失櫓上人吾亦具之矣在深草中

立櫓無故以櫓自標令賊見之而自不得見賊賊不病癡

何故不來取耶今令數百步內皆露見布竹籛如蝟毛賊

不能飛何得卒至邪

顧澗著云注宋本注疑脫

不銷飛弋上宜五字

張揖埤蒼曰拱大弋也

許慎說文曰撒弋也麋弋也

太公六韜曰委環鐵弋鉄長三丈三百

左傳曰齊人戰獲臧堅使宿沙衛嘯之曰無死堅曰使刑

臣禮於士以弋抉其傷而死

司馬彪戰畧曰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太尉司馬討之軍到

襄平去城百步穿重塹堅連柵安諸營立樓櫓其近水沙

地不得作圍塹而車輪以大弋椽穿中又堅輪障其前

韋昭吳書曰賀齊討賊陳璞於林歷山山四面壁立不可

攻齊乃陰作鐵弋於賊不備處以弋拓山為道夜潛上破

賊 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八

兵部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七

宋本校共七葉一百七十九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八

宋本註云六百三十八

地不得作... 齊乃... 破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八

兵部六十九

角

金鼓

鞞

鞞

鏡

鏡

鏡

鐸

柝

柝

角

徐廣車服儀制曰角前世書記所不載或云本出羗胡吹

以驚中國之馬或本出吳越

晉書安帝記曰桓玄置龍頭角或曰所謂亢龍角者也

晉中興書曰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御史中丞司

馬恬奏劾大不敬請治罪後溫奏見事歎曰此兒乃敢彈

宋本鞞字在
今鞞字處
鏡字在今鞞
字上一格處
柝字在今刁
字處

升真可畏也

又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盡長鳴角一雙幡角一副

宋書曰張興世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

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

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與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

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

三國典略曰初魏世山崩得三石角藏於武庫至是齊主

入庫賜從臣兵器持此角賜平秦王歸嘖曰爾事常山不

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也

史苓武昌記曰武昌山有龍山欲陰雨上有聲如吹角

辛氏三秦記曰河西有沙角山山頭頽沙則鼓角鳴

異苑曰晉孝武太元末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鞞角響

於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二尺許手長數尺來摹經按

帝是歲崩天下大亂

幽明錄曰晉司空郗方回葬婦於離山使會稽郡吏史澤

治墓多墓平夷古墳後壞一冢構制甚備器物殊盛冢發

聞鼓角聲角聲自是多如此

陶侃來云奉獻金口角

石勒別傳曰石勒永康中流宕山東寄旅平原師勸家庸

耕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

世說曰樂合有數客闕不復來樂問所以荅曰前在坐蒙

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蚘意其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

顧潤賓云宋本
蛇當是虹

聽事上壁有角角邊漆畫作蛇樂而疑是角影入杯中復
令置杯酒於前處謂曰君更看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
見如初樂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消又一本云角弓
語林曰陸士衡為河北督兵已被間構內懷憂懣聞眾軍
驚鼓角吹謂其司馬孫極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鷓鳴
谷儉角賦曰夫角以類推之蓋黃帝會群臣於太山作清
角之音似兩鳳之雙鳴若二龍之齊吟如丹地之翹首似
雄蛇之帶矢天
衛公兵法曰夫軍城及屯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日沒時搥鼓
一千槌三百三十三推為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為
一疊角音止鼓音動如此三角三角鼓而昏明畢

顧潤賓云宋本
本容恐誤

又曰諸大將置鼓四十面于總管給鼓十面營別給鼓一
面行即負隨纛下擬晝夜及在道有警急擊之傳響令諸
軍嚴警兼用防備賊侵逼如軍行引之時先軍卒逢賊寇
先軍即急擊鼓救中腰腰逢賊即須擊鼓前軍聞聲便住後
軍聞聲須急向前赴救後頭逢賊即擊鼓前頭中腰腰聞聲
即須住並量抽兵相救如發引稍長鼓聲不徹中腰支料
更須置鼓傳響使傳前後得聞其諸營自須著鼓一面用防
夜中有賊犯營即急擊令諸軍有警備
又曰諸行軍立營數則萬計或逢泥濘或阻山河同聽角
聲俱共齊發路狹難進徒從戎馬驢應發營第一角聲絕右
虞候促馬驢第二角聲絕即被駕右一軍促馬驢第三角

聲絕右虞候即發引右一軍被駕右二軍促馬驢第四角
聲絕右一軍即發引右二軍被駕以後諸軍每聽角聲裝
束被駕准此每營各出一戰隊今取虞候進止防有賊至
使用騰擊後如其路便細小即須更有角聲仍令虞候及
營官人虞候子排此催督急過不得停擁過訖以後軍准
前排比併催迫急過

金鼓

上堂五字

釋名曰校號也將帥號令之所在也節為號令賞罰之節
也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金鼓金禁也為進退之禁也
又曰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詩曰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又曰擊鼓其鐘踴躍用兵

周禮曰鼓人掌教六鼓以雷鼓鼗神祀

雷鼓八面鼓也

以靈鼓鼗

社祭

靈鼓六面鼓也社祭悉地祇也

以路鼓鼗鬼享

路鼓四面鼓也享宗廟也

以賁鼓

鼓軍事

大鼓謂之賁鼓長尺八寸

以鞀鼓鼗軍事

鞀大鼓也長丈二尺也

以晉鼓

鼓金奏

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樂正擊編鍾也

左傳曰凡師有金鼓曰伐無曰侵

又曰吳子使其弟蹇有犒師也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玉

使問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於弊邑卜之

以守龜曰余何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

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懽好逆使臣茲

弊邑休息而亡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憑怒虐執

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乃釋之

又曰密須之鼓與其大輅文王所以大蒐也

又曰簡子曰吳伏破歐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為

又曰吳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殞陳子行命其徒

具哈玉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

不聞金言將死以也

國語曰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玉曰鼓鐸之聲未

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焉

後漢書曰光武徇河內韓歆議故城守岑彭止不聽既而

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

斬之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者置營則立旗以為軍門并設鼓戔人必於其下

召見彭彭因進說與獲免

東觀漢記曰段熲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

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拂天蔽日銜鐸金鼓

雷振動地連騎繼跡彌數十里

齊地記曰城東有上祠山上有石鼓舊說云將有寇難則

鼓自鳴所以豫驚備也

吳興記曰長城縣有夏架山石鼓盤石為足長老云鳴聲

如金鼓則三吳有兵

東方朔傳曰朔初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

三而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

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事鉦鼓之教

周髀曰十人之長執銅百人之師執鐸千人之師執鞀萬

人之將執大鼓

吳氏春秋曰金鼓所以一耳也法令所以一心也

又曰周宅豐鄘近與諸侯約高堡置鼓其上遠近相

聞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褒姒也笑也

因數擊鼓諸侯兵數至而無寇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

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驪山之下為天下笑

韓侯曰吳使沮衛敵虫蠹於荆師荆師將殺之以釁鼓衛

曰死者無知則釁無益若有知戰之時臣使鼓不鳴因不

殺之

孫子曰是故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鼓鐸視不相見故為

旌旗故夜戰多旌旗夫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

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衆之法也

抱朴子曰軍始發大風甚雨起於後旌旗前指金鼓清鳴

勝

黃帝出軍決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一軍

之形候也

唐子曰將勿離鼓旗鼓旗者將之耳目也

徐幹齊都賦曰王乃乘華王之路駕駮之驟翠握浮遊金

光皎軒戎車雲布武騎星散鈺鼓雷動旌旗虹亂

陸雲南征賦曰戎士肅而啓行三軍分而雜還長角哀吟

以命旅金鼓鼓訇隱而砰磕磕

孫惠祭金鼓文曰赫矣皇威用伐不庭金鼓磨旗以昭其

顧謂蒼云侯字宋本誤也

顧謂蒼云宋本誤也

聲思祭金鼓文曰林夫以鼓以外不與金鼓類其

命洲金鞞上五字

釋名曰鞞鞞也鞞助鼓節也鞞補也

呂氏春秋曰倕作鼓鞞

鄭緝之東陽記曰晉隆安中孫恩遣偏師謝攻東陽

岑山下民間嶺上有鼓鞞聲若數萬人咸破潰而山之上

鼓鞞亦絕

鞞上五字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懸五聲以聽日語寡人以獄訟者

揮鞞音挑

呂氏春秋曰倕作鞞

又曰武王有誠慎之鞞鞞者

說文曰鏡小鉦也鏡切

周禮曰六鼓四金以金鼓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鐸通鼓

鐃音濁鉦也軍行鳴之以為鼓節

鈴

說文曰鈴丁也從金令聲

左傳曰揚鑾和鈴昭其聲也

魏志曰安平太守宅老鈴下作怪為鳥鵲闢蓋公府閣有

繩鈴下有吏者也

風俗通曰鈴柄施懸魚魚者欲君臣沉靜如魚之久水不

顧澗蒼云也宋本誤當作切

太平御覽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七

可復得聞見耳
集異記曰廣陵士甲市得一宅但聞中有捶鈴聲夜輒止
後遂見其真形真乃是其故人問曰何以常捶鈴答曰我典
使君藥物故夜持時耳問曰白晝日何以不持時曰白日
死道之夜因別而去

鐸 上五字

三禮圖曰鐸金之鼓鈴其注銅為之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

鐸也

說文曰鐸大鈴也

釋名曰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

王隱晉書曰荀勗逢趙郡商賈於路懸鐸於牛識其聲焉

及後為樂勗曰趙之牛鐸則善諧矣於是下郡悉送果有

諧者世伏其才明

晉書載記曰石勒少時常庸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

母毋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聽聲鈴於篋篋曰教寡人以事

者振鐸

文子曰老子云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消

刁斗 上五字

纂文曰刁斗持時鈴也

漢書曰李廣行師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為鐸器

擊持行夜銘曰刁斗在榮陽庫譙言譙形如

漢名臣奏曰漢興以來深存古義宮殿省闈至五六重周衛刁斗

柝 上五字

說文曰櫜行夜所擊木也

易擊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周禮曰野廬氏賓客宿息則聚櫜

漢書舊儀曰中宮衛宮城門擊刁斗傳五夜衛衛士周廬

擊木柝

張衡東京賦曰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柝中夜所擊木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八

宋本校共七葉一百七十四行

宋本空三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九

兵部七十

叙兵器

牙

叙兵器 上五字

禮記曰鼎弁兵革藏於私家是謂脅君

周禮曰司兵掌五兵五兵者戈也

左傳曰孔文子將攻太叔訪于仲尼仲尼曰簠簋之事則

嘗聞之矣兵甲之事未之學也

春秋佐助期曰太尉主甲卒神名辦會曰庫兵動鼓自鳴

諸侯得衆也

漢書曰兵不銳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裊同弩不及

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又曰韓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治飾兵車盡龍虎建幢檠植羽葆古車又取官銅候月蝕鑄作刀劍倣効尚方蕭望之以為僭上不道弃市

又曰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圍陵陵軍居兩山間以車為營陵引士營外為陳前行持戟楯後行持弓弩

東觀漢記曰盆子降鎧甲兵弩積城西門高與熊耳山等又曰王莽之遣王尋王邑也欲盛威以震山東甲衝朝干戈旌旗甚盛

又曰鄧遵永初中遷度遼將軍討擊羗虜斬首八百餘級

得鎧弩介子戟楯楯首二三千枚

又曰吳漢性忠厚篤於事上自初從征伐常在左右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膳激揚吏士

吳志曰賀齊性奢侈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干櫓戈矛葩爪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

王隱晉書曰羊祜表伐吳曰勁弩長弓不如中國長矛楯戟不如中國馬騎陵厲又不如中國吳唯便水戰一入其地則長江非復吳有

晉起吳注曰成帝咸和元年四月乙丑詔曰作瑯琊王大車斧六十枚侍臣劍八枚將軍手戟四枚

三國典略曰梁郡陵王綸篤好書史妙工草隸為丹陽尹

檀造甲伏梁武知之紐綸並沉于江中及是出征器械並
闕乃獨嘆曰五昔聚仗本備非常朝廷見疑逼使分散今
日討逆卒無所資

太公六韜曰春以長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
前冬以刀楯在前此四時應天之法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五帝之時無守戰之具國存者何太
公曰守戰之具皆在民間耒耜者是其弓弩也鋤爬者是

其矛戟也簠簋者是其堯鑿也鑿斧者是其攻戰之具也
雞狗者是鉦鼓也

古司馬兵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
則犯太短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犯則不齊兵長短相衛太

短太輕皆不如法也犯者觸柱也故不齊不及者遠於利也銳者不固則破故奔此擾亂也

又曰弓矢圍受矛守戈戟助凡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

長迭戰則久皆戰則疆李氏曰迭更也言更戰更息則疆可堪久悉舉軍戰衆多者疆

軍令曰始出營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角行二里辟矛戟結
幡旗鳴鼓角未至營三里復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角至營
復結幡旗止鼓角遠令者髡

呂氏春秋曰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踰矣敵已服矣

豈必用抱鼓干戈哉

淮南子曰兵革鎡磨金鼓鈇鉞所以飾怒也均切

又曰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
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輿於路故世至枕人頭食人肉菹

宋本淮

顧謂者之本
猫乃猫字之誤

人肝飲人血耳之於猫豢牛羊豢豕肉故自三代以後者
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習俗保其修命而不夭於人
虐也所以然者何諸侯力政天下不合而為一家也

又曰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

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

分分出金隨罪至重有分兩也說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箭不勝猶不直也百

姓皆說乃矯箭為矢矢前之竿好者也鑄金而為刃刃五刃也刀

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

崔寔政曰論兵器精利有蔡太僕之弩龍亭之劍至今擅

名天下

陸機要覽曰東弓南矛西劍北戟中鼓亦曰四兵

塩鉄論曰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堂谿之捷捷據內據金城外

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強伏敵國故孟賁畜臂衆人輕之

怯夫有備其氣倍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強弩以與貉虜

騁於中原一人當有百不足道也

邶鄘五經折疑駁曰矢絕於弦不可追止執戟在手制之

在人

山海經曰天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銅

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鉄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下之所

分壤樹穀也戈戟之所發也刀鍛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

者不足

于寶搜神記曰晉元康中婦人以金銀象角瑋瑁為斧鉞

簡謂者之本
上缺字字本已脫

戈戟而戴之以當算蓋妖之大者也。

樊文淵經七義網格論曰車上五兵戈又車戟酋矛牟夷

步卒五兵戈又車戟酋矛戟

魏文典略論曰昔周有雍孤之戟屈盧之矛孤父之戈上世

名器

又曰抱朴子曰劔戟不能於縫衣佳饌不可斷牛馬

又曰陳吳之徒奮劔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颯駭

又曰或問辟伍經之道抱朴子答曰吳大皇帝曾從介先

生受要道云但知北斗姓字及日月名字便不畏白刃大

皇帝以試告左右數十人常為先登陷陳皆不傷也鄭君

云但誦五兵名亦驗矣刀名大房虛星主之矢名防陞星熒

惑主之弓名曲張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太

將參星主之臨戰時嘗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

着心前或丙午日日中作燕軍龍虎三囊符歲易之歲易

月符月易日符日易或佩西毒兵信符或佩南極星燦金符

或取牡荆以作六陰神將符指敵人或以月蝕時刻三歲

蟾蜍喉下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將之刃劔或交鋒之際

乘魁履岡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也

魏文帝校獵賦曰抗冲天之素旄兮靡格澤之修循旃雄

戟趨音而躍厲兮黃鉞扈而揚鮮

又曰千乘亂擾萬騎奔走經營原隰騰越峻岵彤弓斯設

戈鉞具舉

顧謂實云案
行也

徐幹齊都賦曰矢流鏑挂胡卦張羅蠶蟻飛鋌抱雄戈

繆襲藉田賦曰靈旂蔚以燾稟芳雄戟偈以嵯峨寧在矢

於狼狐方建黃鉞於瓠瓜

繁欽征天山賦曰有漢丞相武平候曹公仗節東征六軍

於三江浮五湖以曜武左駢雄馬右攢干將彤弧朱矰舟

羽絳房望之如火映奪朝陽

應璩詩曰放戈釋甲胄乘軒入紫微從容待推搯光輔日

月暉

崔駰安豐侯詩曰被兕甲兮跨良戟揮長戟兮曠強弩

曹植詩曰皇考建世業余從征四方擲風而沐雨萬里蒙

露霜劔戟不離手鎧甲為衣裳

魏文帝董挑行曰晨背大河南轅跋涉遐路漫漫師徒百

萬萬譁誼戈矛若林成山旌旗拂日蔽天

應璩書曰左執屈盧之勁矛右秉干將之雄戟高冠拂雲

長劔耿介蕭管振音厥聲載路馮軾虎視清風震疊可謂

堂堂乎難與並為仁也

太白陰經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之於事如影之

隨形響之應聲其相須如左右手故曰器械不精不可言

兵五兵不利不可舉事上古庖犧氏之時弦木為弓剡木

為矢神農氏之時以石為兵

尚書曰磐石中矢鏃黃帝之時以玉為兵蚩尤之時爍金

為兵割革為甲始制五兵建旗幟樹夔鼓

宋本注霍字為一行

顧謂言云按當連上文曰陰經引尚書也亦本誤行

又曰鼓以佐軍威

又曰纛六口大將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右三軍今天子十二諸侯六軍故纛有六以主之

又曰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又曰門槍二根以豹尾為刃榼出居紅旗後止居帳門前左右安立

又曰五方旗五口各具方色大將中營建出六纛後在營亦於纛後隨方而建

又曰嚴警鼓一十二面大將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右纛後

又曰角十二具於鼓左右後列各六具以代金

又曰隊旗二百五十面尚色圖金與本陣同五幅

又曰刃誌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與諸陣不同各自為誌認出居隊後恐士卒交雜

又曰陣將門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紅恐雜大將軍

又曰陣將鼓鼓一百二十五面恐設疑驚敵用

又曰甲六分七千五百領

又曰戰袍四分五千領

又曰槍助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根恐揚兵縛後用

又曰牛筋排助二分二千五百面馬軍以團牌代四分支

又曰弩二分弦副三幅箭一百分二千五百張弩七千五百

修弦修二十五萬隻箭

又曰弓十分弦二副箭一百五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張弓
三萬七千五百條弦三十七萬五千隻箭射甲箭五萬隻
又曰生鈚箭二萬五千隻長箭塚箭鈚尺
又曰弓袋胡鹿長弓袋並一萬二千五百副
又曰佩刀八分一萬口
又曰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
又曰楛二分二千五百張馬軍及陌刀並以啄錐鈚袋
各四支分
又曰搭索二分二千五百條馬軍用也

牙 上空五字

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豎牙必以制日制日者謂

上尅下日也立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凶氣先應破
軍殺將

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喜氣來應旗幟指敵或從風
舉揮揮終日繞竿勇氣奔逸是謂堂堂之陣此大勝之徵

又曰所有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赤牙旗引住
南白牙旗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中

又曰始立牙之日凶氣先應旗幟皆垂或逆風滂濘牙竿
摧折旗幡絕烈還繞繳竿如此終日勢弱

又曰將軍出兵有所討伐引兵出城門望見白雲及白水
者舉白牙旗五色牙旗隨天氣四時也

真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先堅若有折將軍

顧潤賞云兒
乃完字之誤

不利牙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職六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

抱朴子曰軍始舉牙立旗風氣和調旛校飄終日不息者其軍有功

魏志曰典韋初為張邈士屬司馬趙寵牙門長大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有才力

吳志曰陸遜為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扇動山越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所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

潛出谷間鼓譟而前應即破散

又曰黃武八年夏黃龍見樊口於見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胡綜作

賦

吳書曰賀齊從上討合肥時戰中出戰徐盛失牙齊拒擊得盛所失牙

晉書曰陸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後戰果大敗後魏書曰奚斤伐人也魏初大將行師唯孫嵩拒劉裕及

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

吳孫綜大牙賦曰狼狽垂曜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

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明明大吳實天生德乃律天特制為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

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祭

然特立六軍所望

後漢滕輔祭牙文曰恭羞太平年絜薦遐靈推轂之任寔討不庭天道助順正直聰明

晉袁宏祭牙文曰天生五才治道所司廢一不可靜亂輔時赫赫晉德乃武中世不競王度暫屯戎狄滑夏虜劉生民蠢尔東胡被髮左衽思我皇澤稽首海裔受爵納貢服膺累世後嗣不恭實叛實戾侵我神畿隔我嘉惠哀彼黎民嬰此彫殘况荷大寵任其艱難慨然發憤撫劍忘食敢建高牙烈烈桓桓

晉顧愷之祭牙文曰維年月日錄尚書事豫章公裕敢告黃帝蚩尤五岳之靈兩儀有正四海有玉晉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闐闐伐鼓白氣經天簡揚神武

宋王誕伐廣固祭牙文曰敬建崇牙顯茲威靈使鳴金輟釁无戰有寧皇風幽被凱旆歸旌

宋鄭鮮祭牙文曰潔牲先事薦茲敬祭崇牙既見義鋒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茲靈鑒庶必有察逆順幽辨忠孝顯節使凶醜時殲主寧臣悅振旅上京凱歸西蕃神器增暉四境永安

唐陳子昂禡牙文曰盖先王作兵以討有罪姦匿竊命戎夷不恭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皇家子育萬國寵綏百蠻青雲千里自瓌入貢久有年矣契丹凶羯敢亂天常乃蜂聚丸山豕食遼塞宴安鳩毒作為挽槍天厭其凶國用致討皇帝命我肅將王誅今大軍已集吉辰協應旄頭首

顧潤着白字當
作白
似丸
顧潤着宋本九

建羽旆前列夷貊感威將士聽誓方俟天命為民殄災惟爾有神尚殲乃醜召太一會雷公翼白虎乘青龍星流彗掃末清朔裔使兵不血刃戎夏大同以昭我天子之德允乃神人之功豈非正直克明無縱大讎以作神羞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九

守本校計共九葉二百十五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

兵部七十一

常	旂	旛	物	旗
旗	旗	旛	旛	旗
旗	旗	旛	旛	旗

釋名曰九旗之名日月為常畫日月於其端天子所建言

常明也

尚書君牙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

紀于太常

周禮曰日月為常十二旒

河圖曰風后曰予告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
法赤鳥鳥曰鼠西方法白虎曰典北方法玄蛇曰旂中央法
黃龍曰常

國語曰吳王會晉於潢池吳王白常白旂赤常赤祈旗文選

曰建辰旒之太常

又曰建太常兮排袿

旂 上堂五字

釋名曰交龍為旂奇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通以一赤色

為之無文采諸侯所建也

爾雅曰有鈴曰旂郭璞注曰然鈴竿頭畫交龍旂旒

詩曰王錫鞶侯淑旒綏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

又曰旂旒央央

禮記月令曰天子春載青旂夏載赤旂秋載白旂冬載玄

旂

周禮曰交龍為九旂諸侯所建

左傳曰周分魯大路大旂

又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

旂 上堂五字

釋名曰旂戰也戰戰恭已而已三孤所建象無事也

說文曰旂曲柄也以所招士衆也

世本曰黃帝作旂

爾雅曰因章曰旂郭璞曰以白絹為之不畫也

文選曰云、宋本另提行

周禮曰通帛為旃赤也周正赤無

左傳曰城濮之戰亡大旆之左旃旃名擊祁瞞奸命此

之事而不治司馬殺之以殉于諸侯

漢書曰田蚡音憤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通白為旃

孟子曰招庶人以旃也田

西京賦曰虹旃規旄

又曰樹修旃

上林賦曰立歷天之旃曳稍星之旃

物 上空五字

釋名曰雜帛為物以雜色綴其邊為翅尾也將帥之所建也

禮含文嘉曰制度自料勿以應其明勿以類感其方也

左傳曰蒍敖為宰擇楚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右者快

軍備左者追前茅慮無如今斥候持絳及白幡見騎賊舉

草為宿備前茅慮無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不虞有無

軍政不貳而備能用兵矣

旗 上空五字

釋名曰熊虎為旗期也將軍所建象其猛如熊虎與衆期其下也

禮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旂也

又曰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

勁其怒注曰以此四獸為軍陣象天也畫招

周禮曰司常掌九旗之摠物名各有屬以侍國事日月為常
交龍為旂通帛為旃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
為旐金羽為旖析羽為旌物名曰所畫異

又曰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交龍為旗諸侯所建也大火倉龍宿之心也其屬箕尾九

星鳥旟七旂以象鶉火也鳥隼為旗州里之所建也鶉火朱鳥宿之柳也其屬有七星也

熊旗六旂以象參伐也熊虎為旗師都之所建也伐屬龜

蛇四旂以象營室也武宿也與東壁連躔而四星也旒旌

狂矢以象弧也觀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鞬則旌旗之屬皆

矢象狐星有矢象妖有狂矢在矢者

左傳曰衞服振振取號之旗均音

又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注日月星也

又曰狄人伐衛衛懿公戰于滎澤衛師敗績滅衛衛侯不
去旗是以甚敗

又曰越伐吳王孫彌庸見姑笈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
以見讎而勿殺

又曰鄭人繫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絳旗絳旗名

又曰公孫龐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絳旗於子姚之幕

下

又曰鄭伐許穎考叔鄭伯之旗螿狐以先登子都自下射

之旗

史記曰李斯上書云今陛下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將伐南越以牲荆畫幡日月北斗登

顧澗蒼云牲乃壯字之誤

顧澗蒼注有下當有星字宋本已脫

龍以象太一

東觀漢記曰耿弇追張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

門而奔勒兵入據其城樹下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部人

詣旗下衆向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而皆罷歸鄉里

沈約宋書輿服志曰五旗者五色各一旗以木牛承其下

蓋取負重而安穩也五旗纏竿即禮記得車結旌不盡飭

也戎自乃散之又武車綏旌垂舒之也

北史曰盧賁嘗事隋文乃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乃

奏改周代伐旗幟更為加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

萬歲之旗皆賁所創也

隋書曰凡旗太常畫三辰日月星旂畫青龍皇帝青龍旗畫

朱鳥旌畫黃麟旗畫白獸旒畫玄武皆加云氣其極勿在

軍亦畫其事號加之以雲氣徽幟亦如通帛為旌雜帛為

亦書之官與姓名之事號徽幟旌節又畫白獸而析羽於其上

又曰司常掌旗物之藏通帛之旗六以供郊丘之祀一日

蒼旗二曰青旗三曰朱旗四曰黃旗五曰白旗六曰方旗

畫績之旗六以克玉路之等一日三辰之常二曰青龍之

旗三曰朱鳥之旗四曰黃麟之旗五曰白獸之旗六曰玄

武之旒皆左建旗而右建榻戟榻切

又曰有繼旗四以施軍旅一日麾以供軍將二曰旒以供

師帥三曰旒以供旅四曰旒以供卒長

唐書曰元和中淮南節度使馬總進吳元濟旌旗七百三

十九事
蒙語曰子路言志云願將旌旗繽紛下蟠于地
詩推度災曰上出號令而化天下震雷起而驚蟄睹旗鼓
動命三軍駭觀其前動化而天情可見矣

戰國策曰建七星之旗天子之位也

穆天子傳曰日月之旗七星之文今旒上畫日月及北斗星也

周遷車服雜記曰晉元皇始制五牛之旗設青在左黃在

中

六韜曰武王伐紂懸紂之首於白旗

古司馬軍法曰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曰白天之義也

周曰黃地之道也旌首有鈴曰旂三王所以障夏以日月上明也殷以

虎上威也周以龍上文也章畫飾也三五畫名有所法也

郝萌占曰旗上有光人主大喜延年益壽

黃公三畧曰欲敵形色可勝之符先戰以二十八騎角人

青衣赤旗東方七人徵人赤衣黃旗南方七人商人白衣

黑旗西方七人羽人黑衣青旗北方七人凡二十八騎象

二十八宿

軍令曰聞雷鼓音舉白幢絳旗大小舡皆進戰不進者斬

聞金音舉青旗舡皆止者斬

王孫子曰桀紂或於南巢或頭懸赤旗斯無他不節財而

暴人也

孫子曰言不相聞故為鼓鐸視不相見故為旌旗夫金鼓

顧謂者上當
有不止二字宋本已脫

旌旗所以一民之耳目也

又曰無要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雕鶚鷹鷂為旗

淮南子曰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

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

齋三日太廟鑪靈龜卜吉日以受

楚辭曰駕龍軒兮乘雷轅載云旗兮透迤

又曰乘迴風兮載雲旗

又曰揚彗星以為旗

又曰乘赤豹兮從文狸新夷車兮結桂旗

宋王高唐賦曰盼兮若妖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若

駕駟馬建羽旗

相如上林賦曰靡魚須之撓旃馳逐戰也曳明月之

珠旗綴飾旃旒

王沉餞行賦曰曳招搖之修旗若蜿虹之垂天

崔駰東巡賦曰升九龍之華旗

文選曰雲旗拂霓

又曰牙旗繽紛

又曰旌旗拂天

又曰揭竿為旗

又曰曳彗星之飛旗如聚

宋本無紛字

宋本虹標糊當是虹字

宋本虹字標糊

顧潤着云祝字宋本誤此見矣都賦當作祝

又曰朱旗所拂九土破壞

又曰建祝姑祝姑旗名

又曰青霞雜桂旗

釋名曰鳥隼為旗七譽也軍吏所建也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

爾雅曰錯革鳥曰旗

郭注曰此謂全剥鳥皮毛置之竿頭也舊說刻革鳥置竿首也孫叔敖云革急也言畫急疾之鳥於旗也周官鳥隼為旗也按禮記鄭玄云載之以示衆即此類也書云鳥獸目革詩云如載鳴鳶為鳥斯革旌首鳥者自是鳥之皮明矣

詩曰牙子干旗在浚之都

宋本第二旗字作

顧潤着云按載鳴鳶三字當在上行記字之下宋本錯入如鳥斯華句間

又曰彼旃旒斯胡不飾旒旒旒也
周禮曰鳥隼為旗州里所建也州長之屬

旒上空五字

釋名曰龜蛇為旒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兆也

爾雅曰纒續廣充幅長尋曰旒郭璞註曰帛全幅長八尺者也

詩曰設此旒矣

又曰建旒設旒薄獸于敖周宣王也

周禮曰龜蛇為旒四旂縣鄙之所建也

旒上空五字

釋名曰全羽為旒也猶隕也隕隕也順滑貌也一作

顧潤着云旒按當云一作旒本說文也

說文曰旒者導車所載全羽允允而進也

周禮曰全羽為毳道車所進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也

旒 上空五字

釋名曰折羽為旒旌精光也綏有虞氏之旌也注旒竿首

其形參參然也參參夏后氏之旌也其襄襄也白旒殷旌也以

帛繼旒末也翫陶也其貌陶陶下垂也

爾雅曰旒首日旌郭璞註曰戴旒於羊頭如令之幢亦有旒也

廣雅曰天子之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

詩曰子子干旌在浚之城

又曰悠悠旒旌

禮記曰前有水則載青旌鄭玄註曰載所謂舉旌首所以警眾者也鄭記王贊問曰舉旌

於首當皆以皮畫之也鄭答曰皆俱舉皮置於首不畫羽為旌也

周禮曰折羽為旌游車所建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也全羽折羽皆五色文也

又曰掌舍為帷宮設旌門樹旌以門表

左傳曰鄢陵之役欒鍼見子重之旌謂晉侯曰楚人謂夫

旌子重之旌也

又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折羽為旌王者游車所建齊稷有之謂之羽毛

又曰楚靈王之為令尹也為王旌竿尹無宇斷之曰一國

兩君其誰堪之

又曰衛宣公蒸夷姜與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萃

而殺之壽子載其旗旌以先盜殺之急子後往盜又殺焉

又曰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摩旌摩壘而還也摩旌驅疾也摩近也

宋本已脫

顧謂當是也下兒上宋本破損失字處據其形似是其字

小注今宋本

公羊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

何休曰茅旌宗廟所用也為宗廟所用求以宗廟歸首也

史記曰秦天并下以水德之始旌旄節皆尚黑

漢書文帝昭曰朝有進善之旌應邵注堯設五達之道令人進善也

又曰高祖使韓信與楚戰信潛伏人於楚軍之側其戰兵

遂偽走楚逐之乃令軍拔楚旌立漢旌楚師望見奔走遂

敗楚矣

後漢書曰世祖進師臨河連旌沿河千餘里

戰國策曰蘇秦為趙合從於楚威王曰寡人西接秦秦處

狼之國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

漢武故事曰樂大有方術常於殿前樹旌數百人因令自

相擊庭中去地十餘丈觀者大駭

孟子曰齊景公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非其招也夫招

虞人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况以不賢人之

招招賢人乎

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示不蔽也

莊子曰楚昭王使延屠羊說以三旌之位萬鍾之祿也

抱朴子曰軍術軍始出而旌旗繞竿者急住更待善時而

出軍

天文要集曰翼星明旌旗用

趙氏兵書曰有鳥集將軍旌上將軍增秩祿

文選曰蔽引高旌

又曰旌旗拂天

又曰蜺為旌翠為蓋

又曰筌撓撓兮蘭旌筌此綠切撓音饒

又曰建虹旌兮歲夷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 宋本校計共九葉二百四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

